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六

新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後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

在位十八年

壽四十八



諱莊光武第四子也太子彊辭位乃立莊為太子中元二年二月光武崩太子即位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郡國上計吏

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遼東太

守祭彤使備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龍言實涉切失

而自武威東盡玄菟同郡切郡名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

屯兵東平土倉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滄

登靈臺望雲物質切附列也謂舞者行列也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

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相榮為五更工衛切都展曰漢直以三公

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

人知五行更代者劉歆東漢刊歲云天地之事之字當作人言知天

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李詩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鄭康成六

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桑邕以為更當為叟叟老人之

稱三老服都紵大袍都紵无它音續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

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

堂天子迎于門是交禮道自阼階上存故切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但從早

執醬而饋執爵食多要置故置醑祝饌在前祝饌在後祝之六切饌古杏切禮

及弟子升堂後視之令無不備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搢音

相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后拱之

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毅就視乃笑后曰此繒

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

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後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

彭堅鍾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高潁蓋延邳彤鉅期

帝

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

援以板房之親獨不與焉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

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

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苞苴交切說文州也以為發履從包取其可獲物苴子余切履中州亦包

也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

履勿謝又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

雨澍音注說文大雨所澍音注說文大雨所澍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九江邑

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貨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

无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上補典

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上丁也近臣尚書以下

至見提曳羊列切常以事怒郎藥松以杖撞之上丈降切松走入

下帝怒甚疾言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

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

敢諫爭爭側井切與諫同諫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解救之會連

有變異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

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无相親之心吏民無

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

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

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八

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子用識文也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

堯莊無災以致戒懼曾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

勉思敬職以匡無德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

補或上音前下音弗黜象各形白与黑相次文或

城築欲遂校獵河内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梁松坐怨

望誹謗下獄死誹音非初上為太子時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嫌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上音儲無外交

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

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六年二月王維山出寶鼎獻之維或作維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

萬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其

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

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

諂子也。七年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五日

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音州占官號釋名曰督郵上諸縣有

郡下簿亦曰督郵隋以錄事參軍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

虎暴常募設檻穿上胡切下才性切檻為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

縣曰天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雜豚也今為民害各在殘吏而

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

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

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母官切而廉吏清在一己無

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

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合市上莫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遣越騎司馬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眾拔刀自

誓置子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南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

圖害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得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

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度徒故切遼水在幽州之十

月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 楚王英奉黃練白紉詣國相曰託在蕃

輔過惡累積奉送練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

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屠同都切宏漢記浮屠佛也佛何嫌何疑當

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祭明之盛饌塞悉則切即優婆塞也

美則帝

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

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

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

楚王英最先好之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

是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

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得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求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九年帝崇尚儒孝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十年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墳籟和之以娛嘉賓。真許元切樂器也以上為之六本曰暴平公所作篋陳知切管樂也以其為之長初陵陽侯丁綝卒。林切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徒結切喪首戴也友人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禮則八切延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墓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皆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還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

伏軾而吟軾賞職切車前橫也伏憑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式竹切大豆也

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勗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汴音下水受陳留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

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上音洛下音郎地名也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

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洫注洫戶板切說文洫洫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如其切爾雅曰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

陽莫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顏忠王平辭引隄鄉侯

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待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

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倉各切或作錯各切相遇驚也亦

作則知其詐乃止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

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

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

帝怒曰更持兩端促提下捶之上止藥切擊也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

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

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汚注胡切又烏切亦作汚上曰何故族滅對曰

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

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

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跪渠委

跪也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

歎莫不知其多竟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悟五故切

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間居莫切帝測

然感悟夜起彷徨光步光切下胡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楚

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

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

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別被列切帝感悟即報許

得出者四百餘家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

掃地而祭村水脯脯而已村音于說文飲器也方言盤謂之孟過百

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

法從事。十五年上東巡幸孔子宅。十六年耿秉數請擊匈奴帝從之遣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

漢明帝

奴固獨有功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

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

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

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

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

食矣豺狼皆切狼獨狗聲或作豺狼當以似犬貌頭而白頰高前廣後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

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

滅此虜則善破膽功成事止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

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

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

格殺三人格古柄切擊也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

死明日乃還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

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

西域帝曰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今遂前

功固復使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真

國大而遠今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匈奴

遣使監護于真國超既至其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

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駟姑華切黃馬黑廣德乃遣國

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令巫自來斬其首送廣德因責讓

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於

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北匈奴

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

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少營中星列爇如劣虜謂

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蓐中食晨往赴之斬

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上良刃切躡也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

復向雲中。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日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

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

山以西汶音問本州驢國自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

樂音盤武帝開置汶山郡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敢作詩三章

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

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

所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

一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

尉以陳睦為都護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築馬糞汁而飲之。恭側駕切聖集恭身自率士輓籠。力龍切竹器也下有頃水泉犇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八月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及支

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父

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言不用是以吏得其人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有常職切范曄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

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佞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者號

居前代十一。計少刪也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

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太子即位

年十八葬明帝于顯節陵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

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是歲京師及兗

豫徐州大旱

肅宗孝章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一

諱炆顯宗太子也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

復旱災。六切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

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死者過

半又諸徒者骨肉離分孤塊不祀且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

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

西關二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

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

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

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玉之郡光

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曾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

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
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害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橫
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內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

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戶八切順時令
理冤獄是特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

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細也音何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
不借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借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惡

他德切姦惡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
晏晏烏關切晏二音和也尚書考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

者急於笞撻上音滿其字從手擊也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
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切快也夫為政猶張琴瑟六弦急者

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蘇徒歷也輕薄筭楚

羣生羅而苦楚之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
厚帝欲為原陵武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以上違先

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
使諮問諮音咨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

不聽諸舅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
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

塞悉則切不聞澍雨之應時朱成切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
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

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
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右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二舅乎太

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且猶再寔之木其根必傷今數遭變異
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拳拳猶若陰陽調

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
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以財位

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譴去戰切責於是內外從化被
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上之翼切前書有東織而織

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
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

漢章帝

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上胡管丁濯哀帝去

樂符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

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上初良切瘠也與瘡楚王

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讀曰髻四方高一尺城

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

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

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

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

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

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馮協冠古玩切並以

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遠

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

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日見王莽亦

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威驕奢踰制京

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上七切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

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

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

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

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相郁

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秋葬明德皇

后。五年春二月日有食之詔與直言極諫。五月詔曰朕思遲直

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蕪音蒲又略聞子大夫之志矣

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

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六年廣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

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

水而已儲陳如切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昔無襦今五袴濡汝朱切短衣也袴。七年初帝納宋揚女為貴

人生太子廢梁竦有女亦為貴人生皇子肇肇音直皇后無子養肇為子

漢章帝

皇太子龍盛由是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皇后欲專名外家遂
陷梁竦以惡逆死獄中貴人亦憂死。○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官掖
執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懼憲以賤直請奪沁水河內公
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城
憲切後發覺帝大怒及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
愈趙高指鹿為馬父念使之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登疊三
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子而鳴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
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
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
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
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
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
去人主之深戒也

周綱切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綱厲

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是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
百爭以激切為事實戚踴躍上渠六切促也謂蹶不伸京師肅清

竇篤夜至止姦亭直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次口切馬也篤以表聞

詔召司隸校尉河南不收綱送廷尉獄數日置山之贖帝以鄭
弘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比見從東治汎海而至風波艱阻

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上渠廟切嶠也自是夷通遂為常
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以億萬計漚道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

藏殷積帝他莽切又音奴茂才
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
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

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
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

厚鍛鍊之吏鍛下貫切鍊郎甸持心近薄士且以才行為先不可純
以開上房切明其切等下關積功曰關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

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

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起。非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

蔡小慧類，無大能，宜鑒焉。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帝皆

納之。納，如骨切。本質也。謂進也。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又令丙筮長

短有數。無止禁切。筮也。所以筮擊定筮。今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者多

酷鉗鑽之屬。鉗，其掩切。鐵鉗也。所以劫索也。鑽，祖官切。又作參。苦無

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怵，食幸切。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九月，

幸宛，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

用之。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

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

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

日，詔救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駁猶校也。黃髮無徒，詔書過耳。何故自

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得譴稱病，

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

順，日竊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

暉。帝意解，復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

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孔僖、崔駰、真同遊太

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入後

恣已忘其前善，歎。生梁郁上言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

有司，駰詣受訊問也。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

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

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且陛下即

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固應悔改。此緣僮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乎。齊相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

十世之武帝，遠謫實事，豈不與相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

蒙枉，不得自叙。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廬，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

之。生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兩手承也。喜動顏

五、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喜乃為親屈也帝下詔褒寵義均○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云

民有生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倭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後其夫勿
筭一歲著以為令後如鳩也又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為本

甚似是非而朕甚厭之通作厭甚苦之安靜之吏愜愜無華相切

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
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更不加

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太初督施行日有餘
年曆稍後天上命台曆編訖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行之訖同

李梵作四分曆梵清人見蔡邕議惟訖九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
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酺二切內反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上并

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切官屬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
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曾祠孔子於闕里及
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

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御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

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下
秋七月詔曰春秋重一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日報國

止用冬初十月高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温禺犢王戰於涿邪
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暉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

掠北單于謂漢欺之抄初教切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
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為不可

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表安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兵口有言
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色色變司

隸校尉舉奏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
事以義從策由衆定問問術術問魚斤切而苦汗切和樂兒得禮之容復嘿抑

心此切靜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
曰江漢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其數

漢書

遼人由郎將龍奮倍崔南部倍浦時切也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其南也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三年司空策第五倫以老病乞

身五月功策罷能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德符奉切倫奉公太簡言事無

所依違性質懇切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能兵而

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帝以潁川郭躬廷尉次獄

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博士

曾國博曾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卿集堪以為一世大典

非襲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也難與圖始朝廷禮憲且

以時立乃拜襄侍中玄武司馬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

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工不成會也之家名為聚訟生疑思不得

下昔堯作大章一變起矣

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襄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也

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

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十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何

獨惡之謂太尉宋由司空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功

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曹褒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議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之

終始制度凡百五十條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司

平奏○二年正月上竟仁篤規規又濟南中山二二舟數

帝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學師不遣就國又賞賜羣臣過於

度倉帑為虛何敞奏記君十剛切君也帝曰明君賜賚

有品制切賜也忠臣受賞亦應有也還所得賜因陳得失由不

用尚書宋意上疏曰陛下且義斷恩致遣諸王歸蕃國而未及

是月帝崩年三十一漢諱論曰其文帝帝察察帝帝

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平

賦而民頌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宜

太子却以年十歲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上親要之地

顯宗永平二年十月賜相榮爵關內侯帝紀載記文上言李

躬躬獨封榮似脫躬字榮傳紀詔獨相榮不及躬今闕

云求索以王近屬得

偷勒立之更名忠今

范書 肅宗建初三

蓋春破而師四月

遂作司 按于莽

法蓋光正其發升曆

平知用三統曆按三曆劉歆

新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後漢紀

孝和皇帝

在位十七年

壽二十七

諱肇。肅宗第四子也。立為太子。章和二年正月，肅宗崩。太子即位。竇太后臨朝。以兄憲為中宿衛，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永元元年，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闕，上書諫。書連上，輒復表。

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為之危懼。安

隗正色自若。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

破之。斬名王已下萬二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

裨裨賓移切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

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述威德而還。燕然山

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種任尚圍金微山，大破。塞五

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竇憲自

耿種又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璜切注

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上音贈也

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

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袁心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

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嗚流涕。音醫又乙

傷之。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北單于弟於除韃自立為單于。

韃居言物遣使款塞，竇憲請立於除韃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

單于故事。表安以為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

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

建策之要也。然上竟從憲策。四年六月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

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

橫。且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共

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給事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

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幾遂與眾定議誅憲。帝幸北宮，詔執金吾

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鄧疊鄧昌等

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道

令自殺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也兢其名兢因逮考實氏

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蓮而

成之昭謂曹大家者也華嶠論曰華嶠化切固之序事不激詭固不

抑抗贍而不穢馬外切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也疊武斐切

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

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帝策動班賞甄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官

官用權自此始矣。六年以大司農陳寵為廷尉寵性仁於數議疑

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九年皇太后哀賈氏崩

初梁貴人死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慟酺薄切乃追尊

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賞賜以巨萬竦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

此盛矣。十年初居巢侯劉船薨子愷當稱父遺意讓其愷憲道

逃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假之愷猶不出愷十餘

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讓而國乎何有有

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之成含弘之化

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愷憲嗣爵遭事之百後不

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十一年帝因詔會召見諸儒伏中大夫

魯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言帝善不說罷朝特賜衣

冠不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

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杜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十四年班超

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門關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乃徵超還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之

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宜有以誨之超曰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

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前

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初太傅

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

音義口佚音鐵蕩音謹佚蕩緩也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

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書修婦業暮誦經與家人號曰諸生叔父咳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徐防為司空防上疏以為漢立博上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孝者伏見太李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十五年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

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他雒陽令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他外行猛政內懷慈仁他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雒陽民為立祠作他每祭輒弦歌而薦之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其他至寡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孝孺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二歲

諱隆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太后立之而臨朝聽政

延平元年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慶子祐候古為孝和皇帝嗣即以騎都尉段熲為都護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詔徵尚還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占典游意經藝每鄉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郎廟每讌會上伊甸切則論難衍衍和樂貌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盛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讒言九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

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二

諱佑章帝之孫清河孝王慶之子也殤帝崩太后命祐為

嗣延平元年八月即位

永初元年五月魯恭為司徒恭上言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
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
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
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
案考皆以立秋為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二正之微定律著令斷獄
皆以冬至之前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
直便即格殺上古刑也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上魚戰切可令大辟之科
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
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細細切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於問切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

公之職滿貪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上詰戰切而權移外戚

之家寵被近習之賢親其黨類用其私之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

賢愚賢易選舉疲駕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撓火切忿怒

四夷招致垂叛亂離斯瘼音莫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

數至蟲螟食稼蠱食經切論文 水旱為災此皆戚官之巨所致然也

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克前切謹

慎循常習故若是乃婦女之檢押上居奄切下轄中切章 鄉曲之常人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勃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

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

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於喬切然後可

以分此罪矣。二年夏旱五月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

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太后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

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舊儀曰若盧獄少府

鄧騭任尚將兵備羌尚與滇零戰大敗无眾遂大盛朝廷不

能制十一月詔鄧騭還師留任尚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為大將

漢安帝

軍之鷹太右。○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

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符吏緹騎營士各有差緹文緹帛丹黃色

人而門下者舊或不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

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曾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

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

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騭聞而辟之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

常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涿竹角切郡

置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漢零寇襲中寵參說鄧

騭從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騭南

五原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

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詡况若

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二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或他各切開其也

勸勞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

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

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

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上切

今推而捐之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

而無限極也疽行余切瘡也義同蠶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

因說禹收羅涼土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

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皆從詡議於是辟西

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會

朝歌賊竇季等朝諺過切河內邑周康叔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

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

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

漢書卷之九

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護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謂曰

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謂曰

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太行在河南高切山名在河南榮陽縣秦於此

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此蔡太倉故曰教倉亦曰倉廩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藏也

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

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與司外閉也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

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

謂為鄉會時夜切使入城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九魚也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門縣境皆平

六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孰上去或

穿擗萌牙彌渠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

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湏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

種種

元初二年夏立貴人閻氏為皇后 太后聞虞謂有將帥之略以為

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謂於陳倉峭谷謂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

請兵湏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鈔發孝切謂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贖

減籠而君增之贖婢忍切孫武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

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籠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懼追我孫

贖見弱吾今示彊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謂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

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无不中羌大

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

郭門入質莫候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賊當

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

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一郡遂安 三年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

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十一月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六年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

上丁禮切倉頡篇曰開舍也說文屬國之舍也前書音義曰弟謂有甲乙之次第 教學經書躬自監試詔從

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米飯乘堅

驅良並如字堅謂好車良謂善馬墨子曰聖王為衣服之法堅車良馬不知貴也 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

斯故禍敗所從來也臧茲郎切善也否附九切不也

永寧元年夏立皇子保為太子

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

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連日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於華切災

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如羊切始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及直

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職同上皆納用之初鄧太后臨

朝根為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

以縑囊上音兼下奴當切縑袋也於殿上撲殺之撲弱角切舉而既而載出城外

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子余切蛆乳肉中也因得逃

竄為宣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

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誦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憂避

迹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 四月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

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望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數之大納切直之謀

忠臣盡謇言諤之節諤五各切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

之譬孝文嘉爰盜人外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政元帝容薛廣

德自刎之切切武為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諫

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

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輟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

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

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弟士施延

為侍中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

及太后崩有誣告后兄弟惺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

怒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以劉愷為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

抵罪遂增錮二世至是居延錮音固都尉范邠復犯臧罪邠音朝廷

欲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

人於善也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

意也尚書陳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尚書令殺諷等奏殺外切

以姓也以為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

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

臣有告寧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

簡易趣七喻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

報顧復之恩者顧如字復芳月切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陛下聽大臣

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

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官官不便之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

石以上行三年喪

延光元年時三府任輒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起青所景切輒切

免三公陳忠上疏曰典故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

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

其漸見矣臣忠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震今者災異復

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

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

罪法無例試欺為先試丁禮切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

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

之典萬世之法也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表闡為功曹引進

闡本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出菜曹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

漢文帝

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奉高之器譬諸况濫况本音沈

揚爾雅曰出山雖清而易挹一入切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音軌濫音

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即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沈麟論曰黃憲

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玘吝將以道

周性全無德而稱乎玘音此當為底作玘余曾祖穆侯以為憲墮

於孔氏其殆廢乎○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

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璠都臣在京師亦以為

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

三策北虜呼衍王王匈奴常長轉蒲類名海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

鈔今以酒泉屬國吏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在滄泉郡先擊呼衍王

絕其根本因發部善繼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脅虛業切此上計也

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糗牛穀食出據柳

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部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

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

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部善棄而

不救則河西四郡危矣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

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中冬以楊震為太尉耿寶人兄自侯震薦李膺兄於震曰李常侍

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

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

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為王聖脩第中常侍樊

豐周廣謝暉等於更相角動傾搖朝廷震上疏諫上不聽陳忠

薦周燮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詩云切羔幣

聘之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

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身乎與良皆自載

至郡縣稱病而還○三年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

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謂徒鈞切震復上疏所言轉切帝

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

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

之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曹等遂共譖震去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

直類切收震六尉印綬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謂其諸子門人曰死

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

不能拯可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勿設祭祀因飲酖

而卒號首禁五聖江京樊豐等與閻皇后妄造虛無構譏太子九月

發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四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二太后即安帝臨

朝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

侯懿為嗣濟陰王以發黜不得上殿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冬十

月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

自守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西鍾下

是夜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斬江京等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即皇帝位時年十二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耀晏並下獄誅

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場震門生虞放

陳書不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

潼其華戶化切京北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

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

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俞綸切周舉

考異

和帝永元六年正月骨都侯喜殺南單于安國帝紀在去年

誤今從南匈奴傳九年越騎校尉趙世西羌傳作趙代今從帝紀

安帝永初三年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紀有涿郡傳無之今從傳

五年二月詔隴西徙襄武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

傳皆然或者二郡皆寄治於襄武歟元初二年以虞詡為武都太

漢安帝

句謂傳曰羌寇武都太后以謂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又曰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謂以元初元年爲武都太守也 永寧元年春北匈奴車師共攻殺後部司馬班勇傳元初六年曹宗遣索班屯伊吾後數月北單于帥車師後部共攻沒班按本紀永寧元年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車師傳亦曰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毋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孟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

新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後漢紀

孝順皇帝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

諱保安帝長子也。已立為太子。為中常侍樊豐等所請。廢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安帝崩。太后立北鄉侯。十月北鄉侯薨。太后與宦官江京等欲更立諸國王子。宦官孫程等共斬江京。迎濟陰王。十一月即皇帝位。

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辛未皇太后閻氏崩。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

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李閔等。劾法有罪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

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

臣所發舉臧罪。受賂曰臧。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詔中常侍張防賣弄

權。執請託受取。詔案之。屢復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

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

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

揚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許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

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喑鳴自殺。是非

孰辨邪。曾於今切。又於孫程張賢相率見曰。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

被拘繫。上舉朱切。拘執也。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宜急收防。送獄

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詔後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詔上疏薦議

郎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也。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

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

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

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

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令公

漢順帝

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
數月英稱疾篤辭位有詔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
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
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苦戰與英俱徵謂
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麴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
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乘石澁切萬乘六車萬乘謂天子也及其享受爵祿
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
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麴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
者舉逸民揚仄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古非以徇世俗之耳目
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謂
割切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躬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
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
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
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

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
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
叩關以自售關乎昆切說文常以昏開門又安有勤求而不至

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
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
人主取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
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
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
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
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
以勸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
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
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
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注夏黃瓊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

危與巨同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

隘鳥解切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

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

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

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嶢嶢交切說文嶢嶢謂之磬石嶢嶢者易汗嶢嶢者易汗嶢嶢也峻也

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

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

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

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

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

上頗採用之李固命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

師發極入切又極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

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四年五月詔曰海內

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龍劾公不

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尚書僕射

虞翊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沃鳥酷切沃土宜畜

牧水可溉漕上古代頃遭元元之災眾羌內潰郡縣丘荒二十餘年

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

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御選懦怯選懦柔怯也容頭

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

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六年帝以伊吾膏腴之地膏古勞切腴容

也傍近西域匈奴貧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初

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

頽杜回切或牧兒堯賢新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翟徒歷切姓

其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

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

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

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

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請救

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己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

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髮其昆切鬚髮也鉗其廉切以鐵束覆滅

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音音重空

也與同疾疚丑忍切又丑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音德切

責成於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

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綱

龍切距踴也躍也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

代灼切距躍也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

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

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

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

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

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

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天帝感其言復申無

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官官不便終不能

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

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上則前切說副之

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

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駁切

乖并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

奏甘竒顯用年乖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

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刻楚限切刻便利未明可宣下百

官參其同異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

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竒不拘年齒

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婦問也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回子竒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

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

免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精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陰太守

漢順帝

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

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

平多得其人。○二年上聞北海郎顛婦豈精於陰陽之學詔公車徵

之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上吐來切下占階切春秋元命包曰下六星兩兩相比

曰三台前書曰義曰泰階三台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

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之奉鐘諸容切六斛四升曰鐘春秋左傳曰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

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因

條便宜七事云云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

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

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顛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又

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暴龍切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書奏特拜郎中

辭病不就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為山陽君又封

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上封事帝不聽雄復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

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

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

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

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

王君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常懼復有此類乞歲以千萬給奉阿

母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運然後平議

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乃言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上主藥切下普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序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文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弊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漢興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一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但加賞賜足以

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宗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擢權柄。類與不知自損故至顛仆。

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

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扶風功曹馬融對曰。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

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有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

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

子長於孝。然實曾鈍。徒因切謂推。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

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上覽

眾對。以李固為弟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固棄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

文辭。對奏亦拜議郎。衡善屬文。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

情。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渾戶。袞切。與混通。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

步天。路用定靈。動尋緒本元。著靈憲。性恬憺。上徒兼切。下杜不慕。當

先準之于渾。射是為正儀。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

右。所毀會所舉。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段恭土疏曰。太尉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人主之至誠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願卒寵任。以安社稷。

三年五月。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膳時戰切。具食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

邪遠于願也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起備機密不

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張衡亦上疏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

九流亦無識錄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識命之書皆虛偽之徒以

要出取資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効世莫肯吝而競稱不占

之書壁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明秘切說之老精物也誠以事實難形

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四年以執金吾梁商為大

將軍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商皇后之父

永和二年扶風漢直博通內外李隱居不仕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

徵終不屈友人郭舉之曰漢直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此名而名

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

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各一人初尚書令左雄

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校尉奉故冀州刺史馮直

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戎選武猛不使

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

也也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濫殺宣子僕宣子

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寧之不才誤升

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

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六年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

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藏費謂捐耗則費也帑

浪刃物所蓄也衣衾飯食飯以玉含以具士飯以珠含以具也玉

匣珠具之屬具博蓋切說文海介蟲也居陸名焱何益朽骨且皆辭

之冀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以河南尹乘氏侯梁

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上與暗同猶知王立

之不材弃而不用順帝接大柄授之右族梁冀頑嚚凶暴頑五顯

逆蒲沒切亂也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荊州盜賊起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

切來也到境內赦寇盜前冀與之切罪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自縛

歸首式致切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

悉降州內清平徙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嘗千人追

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

未滿歲賊皆弭散上綿備

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奉周栩切羽馮羨延面切張綱郭

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

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

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

蒙恩居河衡之任阿烏何反伊尹号也謂保而專肆貪叨他刀切占

縱恣无極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辟州也謹

條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

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回至兖州表

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

多深冀及官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

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徐梁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

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

徑詣嬰壘門上層水切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

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

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

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

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

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

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

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上奉甫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

臆間耳端人充切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良也乃辭遂啓明

日將所部万餘人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

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

州安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

之制服行喪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

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令自王漢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

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澳而文
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出欲案其
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章曰今父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
案事者公法也遂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許自坐免時
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初為膠東
相政崇仁簡民不忍欺畜夫孫性私賦民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
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復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并左
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
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二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
孝廉之選專用儒文子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
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九月京
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太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
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難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受賂

賣爵賄受交錯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正遠近
翕然盛許及切堅見大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殄以姦臣權重之
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極黜遣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
脩謙節輔以儒術少自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
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操千高切持
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植乎夫德不稱祿猶鑿鑿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梁冀忿之數問切怒也以規為下弟拜郎中託疾免歸

孝冲皇帝

在位一年

壽二歲

諱炳順帝之子也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順帝
崩太子即皇帝位皇太后臨朝

永嘉元年正月帝崩梁太后徵清河王蒜蘇費及渤海孝王鴻之子
續作管皆至京師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凜度又公卿皆歸心焉太
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且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
冀不從與太后及策禁中迎續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太后

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官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考異曰順帝永建二年帝設壇見樊英英傳去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黃瓊傳李固勸書已去樊英設壇席及瓊至上跡馮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爲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早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 永和二年八月丙戌令公卿率武猛官者傳去陽嘉中詔率武猛良貧獨無所薦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爲陽嘉也 漢安元年八月張嬰詣張綱降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郡縣也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旬從之

